

2025年10月31日 星期五 责编 杨一 投稿邮箱:aqwbjyzk@126.com

随着《义务教育劳动课程标准(2022年版)》发布落实,劳动课正式成为我国中小学的独立课程。新课标实施三年来,劳动教育在安庆校园成效如何?孩子们学会了哪些劳动技能?是否养成了劳动习惯?新学期以来,记者深入安庆市区多所学校寻找答案。

上好劳动课,还差哪几步?

——安庆校园劳动教育实践效果观察

□ 见习记者 唐秀婷 通讯员 方迪



▲市政府机关幼儿园(工农街分园)幼儿在合作搬桌子。
见习记者 唐秀婷 摄

工匠课堂 芦丁鸡养殖 志愿服务 劳动教育玩出“新花样”

在安庆,一场以劳树德、以劳增智、以劳强体、以劳育美的教育实践在各个校园蓬勃开展。

高琦小学内,孩子们擦拭玻璃、清扫地面、整理讲台……作为“校园小管家”,他们在各自劳动责任区参与环境卫生维护、绿化带养护等劳动。

在这所小学,劳动教育形成“日常劳动+主题周活动+课程学习+实践基地”四位一体模式。劳动周期期间,学校邀请全国劳动模范进校园宣讲,用真实事迹激励学生;组织学生参与班务整理大比拼,锻炼动手与合作能力;开展“工匠课堂”,由家长志愿者教授编织、厨艺、烘焙等技能。此外,学校按照国家劳动课程体系,每班每周开设一节劳动课,采用项目化学习方式,引导学生合作完成“设计一顿营养餐”“改造旧衣物”等实践任务。

滨江实验学校以校园农场为核心,构建“课堂+实践”双轨融合的劳动课程体系。每周两次的劳动实践社团课上,学生在教师带领下体验播种、耕耘、收获的生命律动。“农场内的劳动会根据大家的能力进行匹配,高年级学生播种、施肥、除草、采摘,全程参与作物生长的生命周期。”该校大队辅导员蒋海洋介绍,“对于低年级的学生,除了浇水、除草等简单劳动外,我们还会开展整理书包、整理班级图书角、亲子实践活动等劳动教育。”

绿地实验学校初中部立足学生认知与成长需求,设计了涵盖日常生活、生产性劳动与服务性劳动三方面的课程图谱。“日常生活劳动板块,学生学习家居整理、烹饪技巧和衣物洗涤等基本生活技能;生产性劳动课程主要是参与植物种植与养护、芦丁鸡养殖等;服务性劳动部分,学生参与校园志愿服务、社区公益活动,增强社会责任感和奉献精神。”该校老师齐凤莉说。

目前,劳动意识的培养已前置到学前阶段。“从小播下‘自己的事自己做’的种子至关重要。”安庆市政府机关幼儿园(工农街分园)教学主任宁艳艳强调,“我们会在保障安全的前提下,



▲滨江实验学校学生收获种植的花生。
学校提供

为不同年龄段的孩子安排适宜的劳动教育。”

该园实施分龄引导策略:小班重在自我服务,鼓励孩子独立完成吃饭、穿衣、收拾玩具等基本事务;中班开始融入集体服务,如轮流做值日生,承担摆放桌椅、分发餐具等简单任务;到了大班,孩子们则尝试走出班级,走进社区、敬老院等场所开展初步的社会服务。

从“要我劳动”到“我要劳动” 劳动教育“开花结果”

形式多样、寓教于乐、注重体验的劳动教育课,点燃了孩子们的劳动热情,推动学生从被动接受的“要我劳动”向主动追求的“我要劳动”转变。

“劳动教会了我责任与感恩。在整理房间、做家务过程中,我知道了父母的辛苦,现在不用提醒,我都会主动干活!”高琦小学六(3)班张王逸可同学的劳动意识从校园延伸到家庭生活。

六(1)班汪寅翔同学同样在劳动教育中收获满满:“整理书桌、打扫房间等日常劳动让我学会了自理,集体劳动让我体会到了团结协作的力量,参与社区劳动实践,我感受到了奉献的快乐。劳动不仅让我成长进步,也培养了我的责任感和吃苦耐劳的精神。”

在幼儿园,上课前,孩子们自觉将散乱的玩具归位,把桌椅摆放整齐;午餐后,主动帮助老师收拾餐具、擦拭桌面;空闲时,一起去种植园给作物松土浇水、观察植物的生长。在市政府机关幼儿园(工农街分园)就读的6岁小朋友吴浩钧分享道:“和老师同学一起劳动我特别开心!在家我也会主动帮忙擦桌子、叠衣服。”

家长黄栩对孩子的变化感触颇深:“现在,女儿在家会主动承担力所能及的家务劳动,自理能力和动手能力变强了,劳动意识明显提高。”

当孩子们真正投入劳动,滋养的远不止生活技能。“孩子们在劳动中磨炼意志、学会合作,增强解决问题的能力,这对人生发展意义深远。”高琦小学德育处主任郑益华表示。

语文课上写劳动日记,数学课上测量菜园长宽计算面积,科学课探索植物生长奥秘——劳动教育悄然打破学科间的壁垒,成为知

识的活水源泉。校园农场丰收、教室大扫除等集体劳动,更成为天然的团队合作训练场。学生们在分工协作中学会沟通与责任,在服务集体中体会劳动的价值和光荣,独立自主、团结合作等品格在汗水中悄然生长。

引进师资 加强协作 完善体系 劳动教育任重道远

劳动课在校园内蓬勃开展的同时,一些深层次挑战也逐步显现。

专业师资力量紧张就是问题之一。记者在走访中发现,多数学校的劳动课普遍由班主任或学科教师兼任,专业性不足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劳动课程的发展。“学校聘请了专门的劳动辅导老师,但校园内种植的蔬菜、水果、花卉等作物种类繁多,工作量相对较大,其他学科教师本身教学任务繁重,时间未必充裕;同时,对于农作物如何种植、怎样种植等,大家还不熟。”一位小学老师坦言。

家庭理念与行动的落差同样突出。不少家长表示支持学校开展劳动教育,认为这有利于孩子的全面发展,但回归家庭后,让孩子真正养成持续劳动习惯的现象却并不普遍。采访中老师反映,部分家长出于“担心孩子做不好”“耽误学习”或者单纯“舍不得”的心理,习惯性地包办代替。“隔代抚养的娇惯现象较为明显,这会让学生劳动教育的成果在家庭环节出现‘断档’。”市政府机关幼儿园(工农街分园)执行园长胡宜平说。

此外,学业压力下的课时挤压问题主要表现在高年级尤其是毕业班中。“毕业班学习负担重、课时紧张,劳动课偶尔会被临时‘借用’补语文、数学等主科。”城区一中学老师无奈地说,这种“说起来重要、做起来次要”的窘境,折射出劳动教育在现有评价体系中的边缘地位。

如何让劳动教育结出“累累硕果”?受访老师给出了建议:一方面,完善劳动教育的软硬件保障,积极引进专业师资力量,加强劳动实践场所建设;另一方面,探索家校合作策略,呼吁家长给予常态化支持,倡导家庭同步开展劳动教育。此外,健全劳动教育评价体系,为劳动教育的繁荣发展打好基础。